

古书秘藏



主编 励东
延边人民出版社

总 目 录

好 速 传	(1)
痴 情 志	(169)
藏 娇 图	(255)
西湖拾遗	(279)

「清」名教中人

好 速 传

目 录

第 一 回	省凤城侠怜鸳侣苦	(5)
第 二 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	(14)
第 三 回	冰心小姐俏胆移花	(23)
第 四 回	过公子痴心捉月影	(32)
第 五 回	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	(41)
第 六 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	(49)
第 七 回	五夜无欺敢留髡以饮	(58)
第 八 回	一言有触不俟驾而行	(66)
第 九 回	虚捏鬼哄佳人只引佳人喷饭	(75)
第 十 回	假认真参按院反令按院吃惊	(84)
第十一回	热心肠放不下千里赴难	(94)
第十二回	冷面孔翻得转一席成仇	(103)
第十三回	出恶言拒聘又增奸险	(112)
第十四回	舍死命救人为识英雄	(121)
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咛焉敢过辞	(131)
第十六回	美人局歪厮缠实难领教	(141)
第十七回	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义侠	(150)
第十八回	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终好速	(161)

第一回 省凤城侠怜鸳侣苦

诗曰：

偌大河山偌大天，万千年又万千年。
前人过去后人续，几个男儿是圣贤。

又曰：

寤寐相求反侧思，有情谁不爱蛾眉？
但须不作钻窺想，便是人间好唱随。

话说前朝北直隶大名府，有一个秀才，姓铁，双名中玉，表字挺生。生得丰姿俊秀，就像一个美人，因此里中起个诨名，叫作铁美人。若论他人品秀美，性格就该温存，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一个性子就似生铁一般，十分执拗。又有几分膂力，有不如意，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倘若交接富贵朋友，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是遇着贫交知己，煮酒论文，便终日欢然，不知厌倦。更有一段好处，人若缓急求他，便不论贤愚贵贱，慨然周济；若是谰言谄媚，指望邀惠，他却只当不曾听见。所以人多感激他，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

父亲叫做铁英，是个进士出身，为人忠直，官居御史，赫赫有敢谏之名。母亲石氏，随父在任。因铁公子为人落落寡合，见事又敢作敢为，恐怕招惹，所以留在家下。他天姿既高，学问又出人头地，因此看人不在眼上。每日只闭门读书，至读书有兴，便独酌陶情。虽不叫做沉酣曲蘖，却也朝夕少他不得。再有兴时，便是寻花问柳，看山玩水而已。十五六岁

时，父母便要与他结亲，他因而说道：“孩儿素性不喜偶俗，若是朋友，合则留，不合则去可也。夫妇乃五伦之一，一偕伉俪，便是白首相守，倘造次成婚，苟非淑女，勉强周旋则伤性，去之掷之又伤伦，安可轻议？万望二大人少宽其期，以图选择。”父母见他说得有理，便因循下来，故至今年将二十，尚未有配，他也不放在心上。

一日在家饮酒读书，忽读到比干谏而死，因想道：“为臣尽忠，虽是正道，然也须有些权术，上可以悟主，下可以全身，方见才干。若一味耿直，不知忌讳，不但事不能济，每每触主之怒，成君之过。至于杀身，虽忠何益？”又饮了数杯，因又想到：“我父亲官居言路，赋性骨鲠，不知机变，多分要受此累。”一时忧上心来，便恨不得插翅飞到父亲面前，苦劝一番。遂无情无绪，彷徨了一夜。

到次日，天才欲明，就起来吩咐一个托得的老人家，管了家事，又叫人收拾了行李，备了马匹，只叫一个贴身服侍的童儿，叫做小丹的跟随，进京去定省父母。正是：

死君皆是尽忠志，忧父方成孝子心。

任是人情百般厚，算来方是五伦深。

铁公子忙步进京，走了两日，心焦起来，贪着行路，不觉错过宿头。天色渐晚，没个歇店，只得沿着一带土路，转入一个乡村来借住。到了村中来，看见这村中虽有许多人家，散散地住开，不甚相连。此时铁公子心慌，也不暇去拣择大户人家，只就近便在村口一家门前下了马，叫小丹牵着，自走进去，叫一声：“有人么？”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婆子来，看铁公子秀才打扮，忙问道：“相公莫非是京中出来，去看韦相公，不认得他家，要问我吗？”铁公子道：“我不是看什么韦相公，我是要进京，贪走路，错过了宿头，要借住的。”老婆子道：“若要借住不打紧，但是穷人家没好床铺供给，莫要见怪。”铁公子道：“这都不消，只要过得一夜便足矣，我自重谢。”遂叫小丹将行李取了进来。那老婆子叫他将马牵到后面菜园破屋里去喂，又请铁公子到旁边一间草屋里去坐，一面烧了一壶茶出来，请铁公子吃。

铁公子吃着茶，因问道：“你方才猜我是京里出来看韦相公的，这韦相公却是何人？又有何事，人来看他？”老婆子道：“相公，你不知道，我这地方原不叫做韦村，只因昔年出过一个韦尚书，他家人丁最盛，村中十停人家，倒有六七停姓韦，故此才叫做韦村。不期兴衰不一，过了数十年，这韦姓一旦败落，不但人家穷了，连人丁也少了。就有几家，不是种田，便是挑粪，从没个读书之子。不料近日风水又转了，忽生出一个韦相公来，方十六七岁，就考中了一个秀才，京中又遇了一个同学秀才的人家，爱他年纪小，有才学，又许了一个亲事。只因他家一贫彻骨，到今三四年，尚不曾娶得。数日前，忽有一个富豪大官府，看见他妻子生得美貌，定要娶她，他父母不肯，那官府恼了，因倚着官势，用强叫许多人将女子抬了回去。前日有人来报知韦相公，韦相公慌了，急急进京去访问。不期访了一日，不但他妻子没有踪影，连他丈父丈母也没了影儿。欲要告状，又没有指实见证，况他对头又是个大官府，如何理论得他过今日气苦不过，走回来对他母亲大哭了一场，竟要去长溪投水。他母亲急了，四下央人去赶，连我家老官儿也央去了不知可赶得着否，故此相公来，我当是他的好朋友，知他着恼来看他的。”

正说不了，只听得门外嚷嚷之声，二人忙走出来看，只见许多乡人围护着一个青衣少年，掩着面哭了过去。老婆子见她老官儿也同着走，因叫说道：“家里有客人，你回来吧，不要去了。”内中一个老官儿听见叫，忙走了回来道：“我家有甚客人？”忽抬头看见铁公子，因问道：“莫非就是这位相公？”老婆子道：“正是这位相公，走错了路径要借宿。”老官儿道：“即是相公既要借宿，怎不快去收拾夜饭，还站在这里看些什么？”老婆子道：“不是我要看，而是这位相公问起韦相公的事来，故此同看。我且问你，韦相公的妻子既是青天白日许多人抢了去，难道就没一个人看见？为何韦相公访来去，竟不见些影响？”老官儿道：“怎的没影响？怎的没人看见？只是对头利害，谁敢多嘴管这闲事，去招灾揽祸？”老婆子道：“果是不敢说。”老儿道：“莫道不敢说，就是说明了，这样所在，也救不出来。”老婆子道：“若是这等说，韦相公这条性命可活不成了，可怜！可怜！”说罢，就去收拾夜饭。

铁公子听了，在旁冷笑道：“你们乡下人怎这样胆小没义气？只怕还

是没人知道消息，说这宽皮话儿。”老儿道：“怎的没人知道消息？莫说别人，就是我也知道。”铁公子道：“你知道在哪里？”老儿道：“相公是远方过路人，料不管这闲事，就说也不妨。相公你道他将这女子藏在哪里？”铁公子道：“无非是公侯的深闺秘院。”老儿道：“若是公侯的深闺秘院，有人出入，也还容易缉访。说起来这个对头，是世代公侯，祖上曾有汗马功劳，朝廷特赐他一所“养闲堂”，叫他安享，闲人不许擅入。前日我侄儿在城中卖草，亲眼看见他将这女子藏了进去。”铁公子道：“既有人看见，何不报知韦相公，叫他去寻？”老儿道：“报他何用？就是韦相公知道，也奈何他不得。”铁公子道：“这养闲堂在何处？你可认得？”老儿道：“养闲堂在齐化门外，只有一二里路，想是人人认得的，只是不敢进去。”说完，老婆子已收拾了夜饭，请铁公子吃。铁公子吃完，就叫小丹铺开行李，草草睡了一夜。

到次日起来，老婆子又收拾早饭，请他吃了。铁公子叫小丹秤了五钱银子谢别主人，然后牵马出门。临上马老儿又叮嘱道：“相公，昨晚说的话，到京中切不可吹风，恐惹出祸来。”铁公子道：“关我甚事，我去露风？老丈只管放心。”说罢遂别，出大路而行。正是：

奸狡休夸用智深，谁知败露出无心。

劝君不必迷人目，上有苍苍自鉴临。

铁公子上马，望大路而走，不到二三里，只见昨晚看见的那个青衣少年，在前面走一步一步顿足，大哭一声道：“苍天！苍天！何令我受害至此？”铁公子看明白了，忙将缰绳一提，赶到前面跳下马来，将他肩头一拍道：“韦兄不必过伤，这事易处，都在我小弟身上，管取玉人归赵。”那少年猛然抬头，看见铁公子是个贵介行藏，却又不认得。心下惊疑，说道：“长兄纵是贵人，小弟贫贱素不识荆。今又正在患难之中，怎知贱姓？过蒙宽慰，自是长兄云天高谊，但小弟冤苦已难申诉，长兄纵有荆豫侠肠、昆仑妙手，恐亦救援小弟不得。”铁公子笑道：“蜂蚕小难，若不能为兄排解，则是古有豪杰，今无英雄矣。岂不令郭解齿冷？”

那少年听了，愈加惊讶道：“长兄乃高贤大侠，小弟在困顿中，神情

昏愤，一时失敬。且请问贵姓尊表，以志不朽。”铁公子道：“小弟贱名，仁兄且不必问。倒是仁兄尊讳？与今日将欲何往？倒要见教了。我自有说。”那少年道：“小弟韦佩，贱字柔敷。今不幸遭此强暴劫夺之祸，欲要寻个自尽，又奈寡母在堂。欲待隐忍了，又正当此圣明之朝，况在輶轂之下，岂容纨绔奸侯强占人家受聘妻女？以败坏朝廷之纲常伦理？论情理实不甘心。昨晚踌躇了一夜，因做了一张揭帖，今欲进京，拼这一条穷性命，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门去告他。虽知贵贱相悬，贫富不敌，然事到头来，也说不得了。”因在袖中取出一张揭帖，递与铁公子道：“长兄请一看便知小弟的冤苦了。”说罢，又大声痛哭起来。

铁公子接过揭帖，细细一看，方知他丈人也是个秀才，叫做韩愿。抢他妻子的是大夫侯。因说道：“此揭帖做得尽情耸听，然事关勋爵，必须进呈御鉴，方有用处。若只递在各衙门，他们官官相护，谁肯出头作恶？吾兄自递，未免空费番气力，终归无用。若是与小弟带去，或别有妙用，也未可知。”韦佩听了，连忙深深一揖道：“得长兄垂怜，不啻枯木逢春。但长兄任劳，小弟安坐，恐无此理？莫若追随长兄马足入城，以便使令。”铁公子道：“仁兄若同到城，未免招摇耳目，使人防嫌。兄但请回，不出十日，当有佳音相报。”韦佩道：“长兄卵翼高情，真是天高地厚，但恐小弟命薄，徒费盛意。”说到伤心处，又将堕下泪来。铁公子道：“仁兄青年男子，天下何事不可为？莫只管做些儿女态，令英雄气短。”韦佩听了，忙欢喜致谢道：“受教多矣！”铁公子说罢，将揭帖拢入袖中，把手一拱，竟上马带着小丹，匆匆去了。

韦佩立在这道旁目送，心下又惊又疑，又喜又感，就像做了个春梦一般，不敢认真，又不敢猜假。恍恍惚惚，只立到望不见铁公子马的马影，方才回去。正是：

心到乱时无是处，情当苦际只思悲。

漫言哭泣为儿女，豪杰伤心也泪垂。

原来这韦村到京，只有四五十里。铁公子一路趲行，日才过午，就到了京城。心下正打算将这揭帖与父亲商量，要他先动疏奏明，然后奉旨拿

人。不期到了私衙门前，静悄悄一个衙役也不见，心下暗着惊道：这是为何？慌忙下马到堂上，也不见有吏人守候，愈加着忙。再走入内宅，见宅门却是关的，忙叫几声，内里家人听见，认得声音，忙取钥匙开了门，迎着叫道：“大相公，不好了！老爷前日上本，伤触了朝廷，今已拿下狱去了，几乎被杀。大相公来得好，快到内房去商量。”铁公子听了，大惊道：“老爷上的是什么本，就至于下狱？”一头问，一头走，也不等家人回答，早已走到内房。母亲石夫人忽看见，忙扯着衫袖大哭道：“我儿来的正好，你父亲今日说要做个忠臣，明日也说要做个忠臣，早也上一本，晚也上一本，今日却弄出一场大祸来了，不知是死是生？”铁公子自先已着急，又见母亲哭做一团，只得跪下，勉强安慰道：“母亲不必着急，任是天下事情，也少不得有个商量。母亲且说父亲上的是什么本，为什么言语触犯了朝廷？”

石夫人方扶起铁公子，叫他坐下。因细细说道：“数日前，你父亲朝罢回家，半路上撞见两个老夫妻，被人打得蓬头赤脚，衣服粉碎，拦着马头叫屈。你父亲问他是什么人，有何屈事？他说是个生员，叫韩愿，因他有个女儿，已经许字与人，尚未娶去，忽被大夫侯访知有几分颜色，劈头叫人来说，要讨她作妾。这生员道是已经受聘，抵死不从，又挺触他几句，那大夫侯就动了恶心，使出官势，叫了许多鹰犬，不由分说，竟打入他家，将他女儿抢去。这韩愿情急，追赶拦截，又被他打得狼狈不堪。你父亲听了，一时怒起，立刻就上了一书，参劾这大夫侯。你父亲若是细心，既要上本，就该将韩愿夫妻拘禁，做个证据，叫他无辞便好。你父亲在忿怒中，竟不提防，及圣旨下来，着刑部审问。这贼侯奸恶异常，有财有势，竟将韩愿夫妻捉了去，并这女子藏得无影无踪。到刑部审问时，没了对头，大夫侯转办一本，参你父亲毁谤功臣，欺诳君上。刑部官又受了他的嘱托，也上本参论，圣上恼了，竟将你父拿下狱去定罪。十三道同衙门官，欲代上疏辩救，苦无原告，没处下手，这事怎了？只怕将来有不测之祸。”

铁公子听完了，方定了心。喜道：“母亲请宽怀，孩儿只道父亲论了宫闱秘密之事，便难分辨。韩愿这件事，不过是民间抢夺，富豪窝藏有司的小事，有什么难处？”石夫人道：“我儿莫要轻看，事虽小，但没处拿

人，便犯了欺君之罪。”铁公子道：“若是父亲造捏假名，果属乌有，故入人罪，便是欺君，若韩愿系生员，并他妻女，明明有人抢劫，万姓共见。台臣官居言路，目击入告，正其尽职，怎么叫做欺君？”石夫人道：“我儿说得都是太平话，难道你父亲不会说？只是一时间没处拿这三个人，便塞住了嘴，做声不得。”铁公子道：“怎拿不着？就是盗贼奸细，改头换面，逃走天涯海角，也要拿来，况这韩愿三人，皆含屈负冤之人，啼啼哭哭，一步也远去不得的，不过窝藏辇毂之下，捉他何难？况此三人，孩儿已知踪迹，包管手到擒来。母亲但请放心。”石夫人道：“这话果是真吗？”铁公子道：“母亲面前怎敢说谎？”

石夫人方欢喜道：“若果有些消息，你吃了饭，可快到狱中通知父亲，免他愁烦。”一面叫仆妇收拾午饭与铁公子吃了，又替他换了青衣小帽，就要叫家人跟他到狱中去。铁公子想一想道：“且慢！”又走到书房中，写了一道本，又叫母亲取出御史的关键夹带了，又将韦佩的揭帖，也包在一处袖子，方带着家人，到刑部狱中来看父亲。正是：

任事不宜凭胆大，临机全靠有深心。

若将血气雄为勇，豪杰千秋成嗣音。

铁公子到狱中，狱官知是铁御史公子，慌忙接见。就引入内中一个小轩子里来道：“尊公老爷在内，可进去相见，恐有密言，下官不敢奉陪。”铁公子谢了一声，就走入轩内。只见父亲没有拘系，端然危坐。便忙进前，拜了四拜，道：“不肖子中玉，定省久疏，负罪不浅。”

铁御史突然看见，忙站起来，惊问道：“这是我为臣报国之地，你在家不修学业，却到这里来作什么？”铁公子道：“大人为臣既思报国，孩儿闻父有事在身，安敢不来？”铁御史听了，沉吟道：“来固汝之孝思，但国家事故多端，我为谏官，尽言是我的职分。听与不听，死生在于朝廷，你来也无益。”铁公子道：“谏臣言事，固其职分，可言则言，不可言则不言，以期于事之有济。若不管事之济否，只以敢言为尽心以塞责，则不谏大体与不知变通之人，捕风捉影，哓哓于君父之前，以博高名，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本意耶？”铁御史叹道：“然谏臣言事，自望事成，谁知奸人诡计

百出。如我今日之事，明明遇韩愿夫妻叫伸冤屈，我方上疏，何期圣旨着刑部拿人，而韩愿夫妻又为奸侯藏过，并无踪影，转坐罪于我。然我本心岂捕风捉影、欺诳君父哉？其变出意外，谁能预知。”

铁公子道：“事虽不能预知，然凡事亦不能不预防。前之失，既已往不可追矣，今日祸已临身，急急料理，犹恐奸侯复生他变，大人奈何安坐图圉，静听奸人诬害？”铁御史道：“我岂安坐图圉，也是出于无奈。若说急急料理，原告已被藏匿，无踪无影，叫我料理何事？”铁公子道：“怎无踪影？但刑部党护奸侯，自不用力，父亲宜急请旨自捕，方能完事。”铁御史道：“请旨何难？但恐请了旨，无处捕人，岂不又添一罪？”铁公子道：“韩愿妻女三人踪迹，孩儿已访的在此，但干系禁地，必须请旨去拿，有个把柄，方可下手。”铁御史道：“我也曾托相好同官着精细人役四处缉访，并无一点风声，你才到京，怎能就访得的确？莫非少年孟浪之谈？”铁公子道：“此事关系身家性命，孩儿怎敢孟浪。”因看四下无人，遂悄悄地将遇韦佩并老儿传言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又取出韦佩的揭帖与铁御史看，

铁御史看了，方欢喜道：“有此一揭，韩愿妻女三人纵捉获不着，也可消我妄言之罪。但所说窝藏之处，我尚有疑。”铁公子道：“此系禁地，定藏于此，大人更有何疑？”铁御史道：“我只虑奸侯事急，将三人谋死，以绝迹。”铁公子道：“大夫侯虽奸恶，不过酒色之徒，恃着爵位欺人，未必有杀人之心，况贪女子颜色，念念不舍，既有禁地藏身，又有刑官党护，又见大人下狱，事不紧急，何至杀人？大人请放心勿疑。”铁御史道：“我想我儿所论，殊觉有理，事到头来，也说不得了，只好依你。待我亲写一本，汝回去快取关防来用，以便奏上。”那铁公子道：“不须大人费心，本章孩儿已写在此，关防也带在此，只消大人看过，若不改就可上了。”因取出递与铁御史。展开一看，只见上写道：

河南道监察御史，现系狱罪臣铁英谨奏，为孤忠莫辨，恳恩降敕自捕，以明心迹事：

窃闻耳目下求人主之盛德，当莞上献臣子之苦心。故言官言事，尚许风闻，未有据实入陈，反加罪戾者也。臣前劾大夫侯沙

利，白昼抢掠生员韩愿已聘之女为妾，实名教所不容；礼法所必诛！遂旨敕刑部审问，意谓名教必正，礼法必申矣。

不料奸侯如鬼如蜮，暗藏原告以瞞天，又不料刑臣不法不公，明纵犯人为恶，反坐罪臣缪继，窃臣素丝自信，料难宛转。臣赤胆天知，只得哀求圣主伏望圣恩怜臣朴直遭诬，乞降一敕，敕臣自捕。若朝奉敕而夕无人，则臣万死无辞矣，若获其人，则是非曲直，不辩自明矣。

倘蒙天恩怜准，须秘密其事，庶免奸侯又移巢穴。再敕不论禁地，则臣得矣展布腹心。临表不胜激切待命之至。外韦佩揭帖一纸，开呈御览，以明实据。

铁御史看完大喜道：“此表剴切详明，深合我意，不消改了。”一面封好，一面就请狱官，烦他代上。狱官不敢推辞，只得领命，到通政司上达去了。只因这本一上有分教：

打碎玉笼，顿开金锁。

铁御史上了此本，不知上意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

诗曰：

治世咸夸礼法先，谁知礼法有时愆。
李膺破柱方称智，张俭投门不算贤。
本附草依须着鬼，鹰拿雀捉岂非仙？
始知为国经常外，御变观通别有权。

话说铁御史依了铁公子上疏，在狱中等候。不觉两日，早颁下一道密旨到狱中来。铁御史接着，暗暗开看，见是准了他的本，命他自捕，满心欢喜，因排起香案来，将圣旨依旧封好，不许人见。因自想道：“圣旨虽准，只愁提不出人来，却将奈何？”即与铁公子商量，要出狱往捕。铁公子道：“且慢，大人一出狱招摇，妄自惊动了大夫侯，使他提防，莫若大人再少坐片刻，待孩儿悄悄出去，打开了养闲堂，捉出了韩愿妻女，报知大人，然后大人飞马来宣旨拿人，方为万全之计。”铁御史点头道：“是。”因将密旨藏好，又嘱狱官勿言。暗暗吩咐铁公子道：“此行务要小心！”

铁公子领命，即悄悄回私衙，与母亲说知。又叫母亲取出小时用的铜锤来，原来铁公子十二岁时，即有臂力，好弄器械，自将熟铜打就一柄铜锤，重二十余斤，时时舞弄。铁御史进京做官，恐他在家耍锤惹出事来，故此石夫人收了锤，带到京中。铁公子不敢违亲命，只得罢了。今日石夫人忽听见讨取，惊问道：“前日你父亲一向不许你用，为何今日又要？”铁公子道：“此去深入虎穴，带去防身。”石夫人见说得有理，便不拗他，叫人取了出来付与他。因嘱咐道：“只可防身，不可惹事。”铁公子应诺，又叫人传了一二十个能事的衙役，远远跟随，以备使唤。又叫人取

酒来饮，饮到半酣却换了一身武服，暗带铜锤，装束得天神相似，外面仍然儒衣。骑了一匹白马，只叫一人跟随，竟暗暗出齐化门来，并不使一人知觉。

出了城门，放开辔头，霎时就望见了一所大宅院，横于道左，十分富丽。铁公子心知是了，遂远远下了马，叫小丹牵着，自己却慢慢走到面前，细细一看，只见两旁是两座牌坊，上写有四字，一边是：功高北阙，一边是：威镇南天。牌坊中间，却是三个虎坐门楼，上面中间直立着一匾，匾上写得是：“钦赐养闲”四个金字，门楼上三座门俱是紧紧闭着。

铁公子看了一回，见没人进出，心下想道：“此正门不开，侧首定有旁门出入。”因沿着一带高墙，转过一条横路，半腰中果有一个小小门楼，两扇朱门却也紧紧闭着，门上还锁了一把大锁，又十字交贴着两张封皮。那铁公子细细一看，封皮虽在上面，却是时常开的，门虽闭着，却露条亮缝，内里不曾上栓，门旁粉壁上，又贴着一张告示，上写着：

大夫侯示，此系朝廷钦赐禁地，官民人等不得至此窥探取罪，特示。

门楼两旁有两间门房，许多家人在内看守。

铁公子看在眼里，也不去惊动他，急回身走到小丹牵马所在，将儒衣脱了去，露出一身武装，手提铜锤，翻身上马，吩咐小丹道：“你可招呼众捕役即便赶来，紧了伺候，倘捉了人，可急飞马报知老爷，请他快来。”小丹答应了，然后一辔头跑到门楼前，跳下马来，手执铜锤大声叫道：“奉旨要见大夫侯，快去通报！”门房一时摸不着头脑，慌慌张张答应道：“老爷在府中，不在此处。”铁公子大喝一声：“胡说！府中人明明俱说在此，你这班该死的奴才，怎敢隐瞒？违背圣旨，都要拿去砍头！”吓得众家人面面相觑，仓促中答应不来。铁公子又大声叫道：“还不快快开门，只管挨死？”内中一个老家人见嚷得慌，只得大着胆子说道：“公侯人家，老爷不在此，谁敢开？就是开了门，此系朝廷钦赐禁地，老爷也不敢进去。”铁公子听了，大怒道：“奉旨拿人，怎么不敢进去？你不开，等我自开。”因走近前，举起铜锤，照着大锁上只一锤，“豁喇”一声响，早将大